

2026年9月16日 星期三 责编 杨炯 版式 罗梅 校对 汪智博

AI星纪元

AI影视创作者“站立起来的影子”(本名栗澳杰)用《反正也没时间活》《外星人要接我走》等作品,开辟出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径。他的短片没有华丽的视觉轰炸,而是将镜头对准普通人的孤独、焦虑与遗憾,用科幻或荒诞的设定包裹现实内核,作品播放超3亿次,引发全网共鸣。近日,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通过栗澳杰的商务助理,获得了他的回复,听他讲述如何用AI工具,讲出最动人的“情绪”。



栗澳杰

用“卖时间”引发3亿网友共鸣 创作者栗澳杰:用AI工具“讲”最动人情感



《反正也没时间活》成全网爆款。



《全家福》中,两个外星人送礼物去老人家里。



《外星人要接我走》聚焦农村老人晚年生活状态。

被忽略的日常细节成创作起点

“我其实不是有意识地去选择‘孤独、遗憾、时间焦虑’这些沉重的题材,更像是我自己会天然被这些东西吸引。”栗澳杰坦言,他更关心普通人生活中那些具体却难以言说的困境:老人独居的孤单,以及年轻人被工作填满的疲惫、突然发现父母老去的瞬间。这些日常容易被忽略的细节,恰恰是他创作的起点。

《外星人要接我走》里,外星人解决的不是星际难题,而是“一个老人有没有人惦记”的孤独;《反正也没时间活》用“回收寿命”的设定,追问“一个人到底还有多少时间真正属于自己”;《全家福》中,外星人只是引子,核心是父母衰老与子女缺席的遗憾。“科幻只是入口,最后还是想回到人本身。”他说。

三部作品对应三种情绪:《外星人要接我走》讲孤独,怕的不是老去,而是被遗忘;《反正也没时间活》戳中时间焦虑,叩问自我;《全家福》则是“子女迟到的意识”。这几部剧不刻意设计“催泪点”,而是把情绪藏在细节里,“让观众自己意识到那件事,情绪自然出来。”栗澳杰说。

《反正也没时间活》截至

目前已在某头部短视频平台斩获超3亿次播放、1700余万点赞,成为现象级作品。谈及爆款逻辑,栗澳杰很清醒:“爆款本身有很大偶然性,没人能稳定复制。”但他认为,核心还是剧本和情绪。“AI技术发展快,画面质量差距会越来越小,观众最后还是会问:你到底讲了什么故事?和我有什么关系?”栗澳杰分析道。

在他看来,故事是一切作品的核心。说起创作方法,他以《反正也没时间活》为例,他会提问,“如果把你一辈子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算出来,还剩多少?”这个问题能让人停下来思考,故事才有了根基。在创作过程中,栗澳杰重视删东西,他说,“几分钟的短片,困难不是加什么,而是可以不说。台词能不能少一句,解释能不能少一点?”

这种克制也体现在情绪表达上。栗澳杰介绍,他喜欢先压住情绪,用荒诞或幽默铺垫,直到最后才让观众发现内核。“情绪不是告诉观众的,是让观众自己发现的。”他说,当观众和角色同时意识到某件事,共情才真正发生。

人的判断和创造力不可替代

栗澳杰的自我介绍写着“AI影像创作者,华策影视产教示范区教师”,作为全流程独立创作者,他用AI完成剧本、画面、剪辑等所有环节,但他始终强调:“AI是工具,不是创作者。”他会用AI辅助整理资料、讨论结构,但剧本的选择和判断一定由自己完成。他说,“AI擅长回答‘还有什么可能’,但不能替你回答‘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’。”

他认为,创作中最不可替代的是“判断”:什么该留、什么该删,台词是否太满,镜头该停多久,故事说到什么程度。“以后AI可能越来越会写、会拍,但创作者的价值会体现在选择和判断上。”对于AI对影视行业的冲击,栗澳杰觉得标准化、重复性的工作会被替代,比如基础分镜、简单特效,“但导演、演员的判断和创造无法被替代”。

栗澳杰介绍,AI创作的成本也并非外界想象的低投入。他举例道,“单纯AI生成的现金成本可能几百元到几千元,但最大的成本是人的时间。”一个三秒的镜头,为了人物一致性、表演细节,可能要反复生成几十次。他解释说,“AI现在最贵的不是‘大场面’,反而是一个简单的人物表演——比如停顿一下、看一眼、欲言又止,这些对真人很自然的动作,AI需要反复尝试。”

未来要做‘有辨识度的内容’

目前,栗澳杰的主要精力已放在AI影像创作上,但他不想被困在“温情+科幻”的模式里。他说,“一旦开始重复自己,观众很快能感觉出来。”他计划尝试现实主义、黑色幽默,甚至探索更长的叙事。他解释道,“短视频要求快速建立设定和情绪,但长一点的作品可以真正塑造人物和关系。”

对于行业未来,栗澳杰认为“靠‘这是AI做的’获得新奇流量的阶段正成为过去,观众对画面和故事的要求会越来越高。”对新人创作者,他建议通过大量看电影、拆电影,然后自己尝试做一个完整的故事。“软件可以很快学会,但怎么建立人物关系、制造冲突、控制信息,这些能力不会。”他说。

在AI影视飞速发展,作品井喷的当下,能够在众多爆款中走出一条高分路线,栗澳杰有自己的经验,他分享道,“AI让技术越来越平权,真正重要的是你和别人不一样的部分,你的生活经验、审美、价值判断,这些才是最难被复制的。”在他看来,与其研究别人为什么火,不如找到“什么东西只有你会这样讲”。

“我不希望因为商业化把创作变成流水线。”说起商业变现的想法,栗澳杰坚持内容为王,他说,“未来最大的差距不是谁更会操作软件,而是谁更清楚自己想做什么。”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刘叶
图片由栗澳杰提供